

周国平 苇岸 余杰

虹影

张承志 张炜

李锐

何士光 林斤澜

叶兆言

崔卫平 耿古春 于坚

张抗抗 牛汉

哑默 邵燕祥

谢冕

林莽 海上

舒婷 谢有顺 翟永明

王小妮 蒋子龙

灵魂的窗口

——名家文化散文·思想随笔精品集



LINGHUNDECHUANGKOU

何 锐 主编

北京图书馆 出版社

灵魂的窗口

—— 名家文化散文·思想随笔精品集

何 锐 主编

北京图书馆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的窗口:名家文化散文、思想随笔精品集/何锐主编.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4

ISBN 7-5013-1790-9

I. 灵… II. 何…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1193 号

书 名 灵魂的窗口:名家文化散文、思想随笔精品集

主 编 何 锐

出 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 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新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印张

字 数 299(千字)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13-1790-9/I·159

定 价 22.00 元

序

有关散文热的一点思考

何 锐

上个世纪末是散文创作空前火爆的年代。“散文热”持续升温，领风骚达十年之久，成为极其罕见的文学现象。究其原因，除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外，也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密不可分。近十年来，文学全面回归写实，风气使然，散文这一以纪实性为特征的文体便得以大行其道；而社会的变革、开放和宽容，导致生活和心灵的日趋丰富，又拓展了散文的话语空间；市场经济的活跃，大众文化的勃兴，现代传媒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更是对世纪末的散文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散文是一种自由的文体，散文创作在内容上随意性较大，题材上的限制量小，而形式上的自由度又远远大于其它文学体裁。它最少清规戒律束缚，又最宽容大度，易于从近邻文体汲取营养，达成对诗性及小说叙事话语的兼融，或对哲思、政论和日常口语的接纳。从而在形式上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内容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成为表达感觉和思维的最好方式。

散文又是最具公共性特征的文体。其自由、宽泛的天性，使它较之小说、诗歌，涵盖了更多的作者、读者层次。散文篇幅短小，且以写实为主，一方面作者写作难度不大，另一方面

读者又喜闻乐见。散文的应变力强，容易向世俗和时尚靠拢，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阅读趣味。散文的公共性特征使它赢得了众多读者，同时又对它造成潜在的威胁。当它的这一特征走向极致，直接以公共性的语言面向社会公众，就将出现散文的泛化。泛化是散文自身品位降低和功能失调的表现，以实用取代审美，以世俗性取代精神性，导致散文文学性和精神向度的缺失。因此，如果对散文不作过于宽泛的理解，就要把握好这一公共性特征的度。

散文是文学，文学创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文学作品的生成，离不开感情、个性、思想、语言，它是生命的体验与升华，是审美视角的调整，是智慧悟识的呈现。作为文学作品的散文，必须具有文学的灵性。散文源于生活，它既然关注现实人生，那么，贴近世俗、时尚，不拒斥普通人的琐屑欲望也就无可厚非。但同时，它又必须表现对商品时代世俗性的超越和对时尚的批判态度，体现一种精神品格。不仅如此，还要通过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交融来表现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性。

在当前文学创作全方位跃动的态势面前，我们应着力探索

2 散文的多种可能性，首先是散文自身的美学原则，比如，散文

的语言和表达方式的新变，风格的独特性与多样化的追求，散文形式美及疆域的拓展等等。其次是如何处理好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使散文在哲学层面上获得提升。当然这种哲学的可能在散文创作中并不表现为对某种哲学观念的阐释和推行，而体现为对世界的发现，对生命意义和真谛的寻找，对普遍和永恒的情感和精神的专注。同时，也是散文艺术的升华。此外，地域文化和民俗学对散文的渗透，散文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勇于介入，对人性深度的开掘和对人类生存的多层次表达，都提供了散文多种可能性出现的契机，当然还有一个读者接受的问题，要促成书写文本向阅读文本的转化，不言而喻，书写文本大于阅读文本，书写文本面对着不同的阅读层次，要给读者以充分选择的余地，不用说，选择是双向的，读者选择文本，文本选择读者。正是这种相互选择，才使散文的多种可能性成为现实。

《灵魂的窗口》是近年来《山花》上发表的散文佳作的结集。《山花》作为坚持开放、兼容、前卫立场，以文学性为首要追求目标的文学刊物，它以自身的定位决定了对文学的理解和择稿标准。这本散文集的问世不妨看作是它对文学性和精神向度的坚执，对散文多种可能性的探询和呼唤。

LINGHUNDECHUANGKOU

目 录

- 何士光 又见边城 / 1
- 苇 岸 大地上的事情 / 8
- 斯 妤 小镇二题 / 14
- 周国平 点与面 / 19
- 虹 影 异乡人手记 / 26
- 余 杰 谒谭嗣同墓 / 33
- 余 杰 大夫第里走出来的“叛徒” / 36
- 林 莽 这雪是为什么而下的 / 39
- 耿占春 倾听与回忆 / 43
- 张 炜 折叠的春光 / 55
- 杜 丽 珍妮的吻 / 62
- 崔卫平 站在失败者这一边 / 65
- 王开林 顿 悟 / 71
- 谢有顺 人不是一根消化管道 / 76
- 宣 儿 爱人在远处的瓶子里 / 85
- 张承志 折一根芨芨草做笔 / 92

- 李 锐 出入山河 / 100
- 叶兆言 展览馆里的风景 / 105
- 林斤澜 亭子里的眼睛 / 112
- 顾汶光 两游岳阳楼 / 118
- 龙志毅 古道随想 / 127
- 林 染 在西北(三题) / 133
- 朱先树 走进大瀑布 / 139
- 于 坚 抚摸黄果树瀑布 / 143
- 赵 园 旧日庭院 / 146
- 戴明贤 白 屋 / 151
- 蔡 翔 语 词 / 156
- 寇 挥 北京贫民窟的新生活 / 164
- 吴奔星 谢六逸与鲁迅 / 170
- 谭智勇 怀念索尔兹伯里 / 174
- 谢 冕 那些日子
——悼念温小钰，为我们的青春和友谊 / 177

- 伍 略 亭与友——忆特·达木林 / 182
- 徐成森 万国旗先生 / 192
- 黎焕颐 人面桃花相映红 / 195
- 牛 汉 童年牧歌(三章) / 203
- 哑 默 书房与人生 / 209
- 李 越 沙 器 / 216
- 文 猛 敲 门 / 220
- 张抗抗 坑 沟 / 223
- 陈源斌 今生有幸读北大 / 230
- 赵 玫 在纽约接受鲜花 / 235
- 海 男 语言在雾中奔流而下 / 240
- 廖亦武 帝王的安息 / 244
- 翟永明 看 戏 / 253
- 孙绍振 香港人和清明节 / 259
- 王鸿儒 遭遇张居正 / 265
- 邵燕祥 人·死亡·土地 / 271

- 鲁枢元 荒野的伦理 / 275
- 陈继明 读帖手记 / 283
- 谢友鄞 圣 地 / 288
- 戴厚英 安 心 / 293
- 蒋子龙 看佛是缘 / 296
- 钟 鸣 铜 马 / 305
- 张锐锋 车夫在路途上 / 313
- 李敬泽 间谍研究 / 317
- 王小妮 三十五条伤疤 / 327
- 王小妮 看完了球 / 331
- 闻树国 刺 青 / 335
- 沈嘉禄 跳舞兰 / 340
- 舒 婷 大风箏 / 344
- 周晓枫 虫子们 / 347
- 马 莉 黑色虫子及其事件 / 354
- 海 上 浮雕：千年龙 / 359

又见边城

何士光

这儿说的，自然是沈从文先生的《边城》。

夜里打开电视，在那些一一掠过去的频道之中，倏然地闪过一个场景，这就让人心里一动，莫非是边城？虽然是曾经看过的，又还是倒回来，禁不住看下去。等电视一完，就把它从书架上找出来，便又见到了边城。

这边城，为什么就能这样的打动人。

这时候读《边城》，就非关评说，也不为欣赏，那倒仿佛隔膜到骨子里去。这一时间，则完全是为了自己。来到这愈来愈眼花缭乱的世纪末尾，我们的心也愈来愈骚动不安、愈来愈茫然了，什么时候，又为了什么，还从这心灵深处激动过呢？那末这时候，能看清是什么打动了你，又为什么打动了你，就是让人心存希冀的。或许就还有一条路径在这里，还有一种指望在这里。

而文字与画面又诚然不同，何况还是沈从文先生的笔意？画面上的一座山，就不过是一座山罢，换成一个“山”字以后，则就是所有的山，或者任何一座山了。消息的传递愈是抽象，传递的消息或许就愈是有力。这样就切实地看见那一座边城了，它既是沈从文先生心里的，也是你自己心里的。它能这样的浮现出来，也就有它的依据。

那末当然了，能打动我们的东西，似乎也还是很多的。可以是倡导，可以是取巧，还可以是包装和推销。然而包装一旦拆开以后，不就是一堆暗淡的故纸，或者花花绿绿的垃圾？有许多名重一时的制作，便刚一掀起，跟着就沉落下去。而这

边城里显现出来的，就不过是平常的人们的一段平常的日子而已。但有道是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平而且常，又才是天长地久的。

于是你就看到了，这边城里的日子，又岂无生老病死，岂无悲欢散聚？然而老船夫一家也好，还有船总顺顺一家也好，在承受着这一切的时候，却又是这样的善良，这样的坚定，这样的宁静。这意思当然还可以再说一遍，那就是在经受过这么多的朝朝暮暮之后，他们也还是这样的善良、坚定和宁静。是什么打动着你呢？这时候你便看出来，就是这样的映照，才引得人心思闪烁的。

这有什么意义？又几乎都是陈言旧话了，是不是呢？然而这时候你就还看见，这却是你做不到的。三岁孩童说得，八十老翁也行不得，记得当年有一位长者，就是用这样的话来教训白居易。那白居易已经是名满天下了，直到晚年也还是狂心未歇的。你一路地走过来，让时尚牵引着，让潮流推搡着，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倒把这一切忘怀了似的。这时候一念回过来，就看见这人生还有一种可能，那便是一如边城里的人生。并且分明地感到，这正是二不的。

不是吗？如果在古往今来的岁月里，在各种各样的境况中，我们变成了阿 Q，变成了孔乙己，或者形形色色的别的，便显然是由这种善良、坚定和宁静变成的，如其不然，又哪里能看出来我们是变了呢？同样的，如果我们要摧毁黑暗，不让黑暗异化我们，也得有同样的善良、坚定和宁静，不然的话，又用什么去摧毁那黑暗呢？而以我们已经有的历史作证，天空里的乌云又不能一次就吹散，总是刚吹散一阵，又聚积起一阵，那又怎么办呢？那就该又一次地变成阿 Q 或别的不成？如果不，便也只有同样的善良、坚定和宁静。至于有朝一日，这世间如果有永久的光明降临了，活在那光明里的人们，也只能是同样的善良、坚定和宁静，并且惟其如此，那又才会是永

久的光明。这样看来，这边城里的人生便已经永恒。

这不是在取消斗争？不是在逃避？

当然不是。取消或逃避，虽然被我们一再说起，却是几近于杜撰的。倘使人类能取消斗争，所谓洗尽甲兵永不用，那又有什么不好？然而这斗争，又哪里是说取消就能取消的呢？谁活着，谁就不会这样愚笨。至于逃避，如果能够的话，兴许就是大有人在的。然而身在现世，又何从逃避呢？即便入了空门，也不过是另一种人生的进击，那空门里所讲的，就明明是大雄无畏和勇猛精进。所以动辄便说逃避，方便倒是方便了，但既然没人能这样实践，这种指认也就没有意义。人尽如此，这边城里的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

你就看吧，老船夫的女儿，翠翠的母亲，不过是一位弱女子，这就至柔而至刚，一旦拿定了主意以后，便能从容地殉情。还有那顺顺家的子弟，在需要捍卫自家尊严的时候，也能拔出刀来，那就连一声也不吭。诗人在怀古的时候叹息地说，千古江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对于人类来说，这战争与和平，也正是同出而易名。世上本来没有天生的士兵，那末到时候，又只有成千上万的船夫和顺顺们，而不是一位两位慷慨悲歌之士，才能打赢战争。不要一说宁静，便以为不知道斗争。宁静，是一种能承受一切的精神。就像宇宙包含着万物，宇宙也依然宁静。要是人们承受不住一切，便既会输掉战争，也要糟踏和平。要是人们能承受一切，那就不论是经由战争，或者是经由和平，也都同样能走向永恒。这就不应该再怀疑他们了，是不是呢？

但我们当然还有疑虑。边城里的日子这样安详，这样知足而安分，仿佛一成不变似的，是不是缺少进取，显得消极，甚至是反历史的呢？

确实，常言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自然也碾碎了边城。边城如果来到了今天，那天空就不会再湛蓝，或者落着酸雨，

或者浮着烟尘。端午节的龙船或许还可以照划，但游泳却是不成了，也不会再有鸭子，满河都是泡沫和塑料垃圾。那临河的街上呢，也定然是商场如战场，时间也当然就是金钱，要唱歌的时候，就得到歌厅里去，不然也就是没法歌唱的。那就不知道月亮在哪里，并且对岸的山上也光秃秃的，也不会再有虎耳草，能够让翠翠们在歌声里来摘取。以至想起那边城来的时候，倒仿佛如睹故土似的。这不就是历史吗？相形之下，倒不是边城里的人们值得我们怀疑，而是这历史更值得我们思虑。历史不是还没有完？那末已经有过的历史，便不会是固定的尺度，而永远是镜鉴而已。这当然不是否认历史，也不是要退回去，而是说人们也永远有思虑历史的任务和权利。

我们不是常常把历史比作舞台？那末我们就确乎看到了，这一台历史的戏剧，不仅仅只改变布景和道具，人物则还是不变的。场景已经是车水马龙、高楼林立了，然而不论在大洋彼岸，还是在旧园故里，也依然是穷人和富人、好人和坏人而已。要说前进的话，也固然是前进了；但要说没有前进，就一步也没有前进。不论在静静的边城里，还是在我们的花花世界里，也依然是生老病死、悲欢散聚。如果有悲戚，则不论在边城的河街上，或者在我们的大厦中，都大抵相同；而如果是欢愉，则不管是分文不费的，还是一掷千金的，也都是一样的。其徒然也若此，这路径也就值得怀疑。我们确实吃得更精美了，穿得更鲜丽了，住得更豪华了，然而人类的消耗如果超过了生存的需要，就不仅不是文明，而不过是暴殄天物，是要反过来被大自然报复的。这样的历史就不过是在扩张我们的贪婪，不过是在诱惑我们自己。如果认为这就是积极的话，能知足和节省一点倒反而是很好的。我们不能总说这样的存在就决定着我们的意识，然后好继续贪婪下去，那样的话，作为万物之灵长，又灵长在哪里？历史如果卓有成效，这历史就应该塑造出日趋完美的品性，显示出人的灵长的形象，是不是呢？如

果是这样的话，作为人的形象，这边城里的人们倒是更为隽永的。

但是当然了，即便如此，如果与边城的人们相比，我们又还是会以现代人自许，认为自己更有文化，而那边城里的人们，就不过是蒙昧的。

其实也未必。现代人有的，不过是爆炸的信息和膨胀的话语，以及许多归属在文化名下的消费品，诸如影视报刊、流行歌曲、休闲健美等等。这些信息和话语就轰击着我们，这种时髦就千方百计地变着花样引诱我们，跟着就潮水一般地淹没了我们。人的立足点在哪儿呢？便是茫然而莫衷一是的。老船夫和翠翠他们当然没有这些，但没有这些却不能说是没有文化。说到文化，文而化之，不就是渗透在我们的心灵里，并且在那儿支撑着我们的东西？这就不会像时装，要看是否最新流行；也不会像时尚，是朝秦暮楚的；这就应该是人类智慧的凝结，是一种对天地和生命的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具有真理性和永恒性，从而引导着我们的人生。你看老船夫和翠翠他们，不就是极有德性而一以贯之的？这就是你在老船夫他们那儿看见的、而又是你丢失了的东西。

现代人以为有一以贯之的真理，这不过是因为在西方的传统里，那惟一的真理本来是上帝。从他们打倒了上帝的那一天起，便开始了现代主义。他们的哲人惊呼道，上帝死了，我们咋办呢？确实，上帝死了，一切由上帝建立起来的信念和方式也就死了，传统的生活也就死了，人们如何重新生活呢？然而也显而易见，原来上帝和世界和我们是一体，现在上帝死了，便只剩下世界和我们相对立，我们从此便只能相信自己，只有相信自己的官能和肢体。怎么还能有惟一的真理呢？世界虽然只有一个，但在不同的自我从不同的角度看来，诚然有不同的学派和体系，也就是各说各的，这就成了膨胀的话语。即便把这些话语加在一起，也还是和一个人的命运没有关系。其

实又何必还要真理呢？没有道理，不用真理，只要有生存的手段，只要有吃的喝的，这肢体也就能存活下去；倘使吃喝得更多、更精美，就存活得更惬意。慢说还不知道真理，即便知道，也无须知行合一。现代人守在酒吧之中或电视跟前时候，学者们如果知趣，倒不要走到近前去唠唠叨叨的，不要一厢情愿地以身相许。所有这一切，也让好些文学作品描绘得淋漓尽致，但是绕树三匝，也依然看不见何枝可依。

回过头来看看老船夫们吧，在他们这里，便没有这些行动上为所欲为和意识上纠缠不清的东西。其实，世界只有一个，便当然的只会有一个道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是因为有无数的自我，才膨胀出无数的真理，那末我们就应该看出来，就是这个自我与世界的对立，才限制着我们看见真理。什么时候我们消解了这个自我，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和世界融为一体，然后才会明白什么是真理。一旦明白了真理，又才会明白真理和世界一样，是无须表述也不能表述的。它是生命的体验，而不是思维的构建。在边城的人们这里，“天气特别热，各人只忙着流汗，用凉水淘江米酒吃，不用什么心事，心事在人生活中，也就流不住了。”无心无事，便是平常心平常事，才可以包容万心万事。他们便这样和边城的天地及人生融为一体。

那末应该说，时至今日，或者我们就不会再以为，那种扭曲了的阿 Q 精神，会是我们的国民性。那是一种锈坏了的果实，甚至不是树，当然更不是根。只有一点阿 Q 精神的民族，是无法穿过如此深重的苦难而来到今天的，阿 Q 精神当不起如此的重任。引导我们从苦难重重的历史走过来的力量和精神，正是由老船夫他们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善良、坚定和宁静的民族精神。这也是在《一件小事》里，鲁迅先生从车夫的身上看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所具有的深广性、认同性和包容性，才把几千年的岁月，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着 56 个民族，成功地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

此我们也完全可以相信，我们的数千年的优秀的民族文化，也诚然不是可以与之决裂的，它是这样的滋养着我们，包括滋养着我们之中的伟大的人们，而让我们感激不尽。

在人类历史的实践里，在世界的范围内，正如我们在开头说过的，这种精神当然也要经受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一个世纪以来，也正经受着包括现代运动在内的各种实践的尖锐的冲击。但就说现代主义吧，它也像曾经有过的各种运动一样，不过是人类可能的一种摸索和实践而已，而未见得就是全体人类的共同和惟一的实践。不同宗教、不同文化渊源的人们的现代实践，就未见得有全然相同的含义。不要只看见这种实践是这样的强有力，来到眼下，却也是危机四伏的。人类历史上有过的许多实践，一时间不是都显得那样天经地义？那些运动而今又在哪里？因此也不用在一次两次挫折面前，就有些自惭形秽似的，失却了老船夫的坚定。老船夫即便是死，而且是在大雷雨的夜晚，也还是那样宁静。

其实也都不必到边城里去追寻了，看看眼前，我们今天在大力疾呼着的，并且在我们推崇的典范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便也仍是这种善良、坚定和平常的精神。我们终于又穿过了语言的屏障，而直截地称呼他们为好人，并且为他们掉泪，祝他们平安，愿他们永生。

那末，如果有民族的灵魂的话，沈从文先生的灵魂，又何尝不是民族的灵魂？